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臨 川 集

(八)

王 安 石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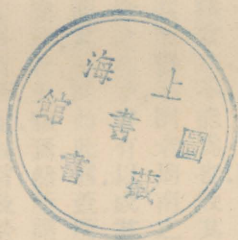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生先川臨

(八)

著石安王



書叢本基學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68B

臨川先生文集

卷七十二

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兔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

~~215804~~

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鷓鴣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禮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蕭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臯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臯行也。以微。臯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

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

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

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可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三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

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辜。無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舉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臯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臯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紉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恍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夫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二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執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卷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它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與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曲如

防過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

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招。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口未有以事乘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有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

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常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息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衰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息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慚。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敝。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冱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書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益滿之憂。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

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卷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譬雙俛僮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

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箠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譬譬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願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尙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鼻。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聩。侏儒籛籛。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

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四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

爾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續。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遄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褻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臯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棄。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

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尙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

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宜。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

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幸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匳。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剗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鼻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矧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匳。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覺。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鼻逆茶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

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安。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叟叟。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尊體動止萬福。向會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卻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尙寒。伏乞善保尊重。

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吠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

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衾屢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董。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竊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

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臯釁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竊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

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敍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尙何望於他人。竊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答黎檢正書佚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饜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詞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臆。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臆。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滯。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滯。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願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踊。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

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旣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

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庭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己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於事以篋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卷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價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攜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吏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眞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鬪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

也。抑聞之。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榮榮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閒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庠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事。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遊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稗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稗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磨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

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慚。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譎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神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概於

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敘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慙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修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然閣下拊循顧待。旣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旣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蹶。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閱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棄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旣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

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賤。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物。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

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則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願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烏，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乎。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卷七十七

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

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慙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旣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

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爛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怫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徧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敍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寔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覲。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願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弟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三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

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滿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

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視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眞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敍字。且廣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二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

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梈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

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闕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於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面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卷七十八

書

答邨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尙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砥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卽苦瞖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三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牆。浸彌年月。倦倦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銜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敘。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覲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尙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

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二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忤。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早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早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

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欲一詣邑奉見。尙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尙有所閉而未發者。竊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獨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卽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麤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

任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二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敍感。日詞營從之東。馳布悃悞。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勸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闕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响提刑書二

某啓。久阻關。豈勝鄉往。承誨諭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敍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敍。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

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悵。餘非面敍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閒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二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慕。不獲追送。瞻僚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敍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尙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卽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

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卷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社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悃悃。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著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旣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旣崇。公袞之歸。

豈晚某舊蒙識拔尙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絲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尙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硯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緡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迓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尙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溼。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未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綬。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竊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廬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采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教啓

比者叨被命書延發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敍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觀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尙竊榮祿以承流而自效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閩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猷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懂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比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實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謔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比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未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總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

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悯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實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縉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翺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覲其爲感戢實倍惓惓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哲尙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冲守以對茂恩

卷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寢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敝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

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戮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竊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躡。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祕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債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慙。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罇蒙繆。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尙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踈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眼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願神明之能

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由恩臨。得以理去。遠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悞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願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

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所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牘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臝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特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俟。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尙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宜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叢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口。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僑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願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旣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尙幸仁明。儻存哀恕。糜身於此。望履

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尙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儔。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褻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謝夏鹽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祝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史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

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戮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絕。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乃後門闌之厮。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猾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卽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答程公關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敍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逮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卷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調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爲國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羣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佇參駸嘏。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真尙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剗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尙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衰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嫺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陞圖功。卽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紵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答。優爲體貌。略去等夷。緊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岳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疎。終然庇賴。尙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稷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駸駸。旋屬圓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輝威。子

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愨。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卽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尙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闕。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贊見之儀。承乏一涯。彌闕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斷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晬。召還卽對於清光。台座燦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尙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誦畫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袞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尙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贊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賁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秦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鷓鴣廳贊謀。卽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屐。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卽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卽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願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鸞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陸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

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卽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樓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竢。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闕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慙恐。其卒芘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嫻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矧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悞。敘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慙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嫻。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旣。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諒。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疎之過。末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悚。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尙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啟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啟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歛板卽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啟

近持悃愾。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旣就道。卽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啟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博啟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鈇陳不旣。

答沈屯田啟

趨承維舊。違去尙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觀以惡。懼恐且媿。末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鼓。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懼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臚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逃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啓。辭闕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

鎮此襟帶。旣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卽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願海上之身。寢爲俗吏。瞻勝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贊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邁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眞宰。宜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登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己而慚。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

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勵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昊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嘗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輩試殊庭。僅成骭馱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卷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

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湑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求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

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瞶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譎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概

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者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

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誦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解孤老糶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驚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墮。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蓄。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

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體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敵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虹口法院移文
隊公博系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68B

上海圖書館

